

31/10

第 二 辑



焉耆文史资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焉耆回族自治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目 录

写在前面的话.....	编 者 (1)
焉耆战乱中的民族团结.....	苏效泉 (3)
开都河畔第一春.....	魏兴弟 (10)
焉耆直属反帝九分会略纪.....	张仿 崔淑芳 (14)
焉耆回族文化促进会及对发展回民教育的贡献	沈敬修 (18)
忆焉耆维吾尔族文化促进会.....	祖龙 吴华 (24)
焉耆蒙古族文化促进会的一段回忆.....	张绍忠 (28)
我所了解的焉耆汉族文化促进会.....	周鸣歧 (31)
焉耆冬学运动略记.....	崔淑芳 石坚 (36)
安西回鹘汗国建牙帐于焉耆.....	焉志耕 (39)
清末民初维吾尔人在焉耆活动的几个片断	牙山·艾山, 阿不都外力 (41)
解放前焉耆教育事业的回顾.....	沈敬修 (47)
焉耆简易师范学校.....	沈敬修 吴兆瑞 (52)
巴州手扶拖拉机厂.....	王修身 (55)
回族简介.....	齐尚明 (60)
焉耆地名考释.....	齐尚明 (64)

写在前面的话

这是《焉耆文史资料》第二辑。这一辑里，首选了《焉耆战乱中的民族团结》这一篇稿，着重记述了焉耆很早以前就是一个民族杂居的地区，各民族人民在长久的共同生活和并肩劳动建设中亲密团结，互助互爱，颠扑不破的友谊，即使在民族战乱中，也能以团结友爱大义，挺身而出，互相救护，保持了亲密友谊，维护了地方安靖和共同生息发展的传统互助重情。第二篇《开都河畔第一春》介绍了新疆和平解放后，人民解放军二军六师于一九四九年底进驻焉耆后，于一九五〇年二月即遵照毛主席签发军队参加生产建设的文件精神，在开都河、孔雀河流域的万古荒原上开始了大生产运动，在极其困苦的条件下，以忘我的奉献精神，经历了不断的繁重劳动，发扬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为焉耆和巴州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立下了丰功伟绩。可教育青少年，更珍惜和热爱今天的幸福生活。其后以3——8共六篇回忆文章，介绍了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初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期，伪装进步，请求中共派员助其实现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的六大政策。在新疆成立反帝民众联合会，由分派在各地的中共党员为支柱，开展反帝抗日救国教育，唤起民众爱国自强。各地在反帝会的领导下，成立了各民族文化促进会。这对当时焉耆的文化教育，群众扫盲做出了空前成就，并发动激励各民族人民群众同仇敌忾，为抗日前线将士募集寒衣万件，募捐钱物购战斗飞机一架，增援

前线，同时群众还捐钱献粮积谷备荒。这是地方史上一段可歌可泣的各民族人民总动员，学习文化、时事，解放自己，有钱出钱，有物献物，同心同德，为驱逐日寇侵略，争取独立富强的史诗。9——10两篇介绍了早在九世纪中维吾尔先民在焉耆设牙帐，建立安西回鹘政权的史实和十八世纪维吾尔人在焉耆经营活动的几个片断。11——12两篇是解放前焉耆教育事业的亲身回顾。第13篇介绍了设在焉耆的巴州手扶拖拉机厂创业的事绩。第14篇《回族简介》这是一篇学术文章，应一些回族老同志的意见，在此刊用，以便回族青年了解本民族的历史，并从中得到启迪、鼓励，以求进一步上进。这篇文章共分为三部分，现载第一部份《回族形成》，二三部分《回族在中国各历史时期的杰出人物》和《回族在祖国统一，反对侵略和封建压迫，求得民族解放中的贡献》，将在下两期分别连载。第15篇《焉耆地名考释》是为澄清历史典籍中对“焉耆”的各种写法，并阐明“焉耆”一词的语意，语源，以释久疑。由于我们水平有限，所选资料尚欠充实，难免错漏，敬请读者不吝指正。

在县党政领导的关怀和各界人士的支持下《焉耆文史资料》虽然出了两辑，但仍感万分艰难，还需要更多的关怀和照顾。我们诚挚并热切希望读者们，尤其是曾在焉耆工作，生活过的老同志和朋友们，多予关怀，大力协助，踊跃赐稿，俾便今后各辑能及时、顺利付梓，则感激不尽。

编者

焉耆战乱中的民族团结

苏效泉

新疆是个多民族地区。民国成立，杨增新主政新疆后，他为了巩固自己反动的独裁统治，完全继承了清王朝所实施的“分而治之”、“以夷治夷”的反动民族政策的衣钵，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矛盾，实行民族压迫，使各民族之间互相牵制，互相对立。他的《补过斋文牍》中的“增新对于新疆始终用牵制主义”“增新两年之政策就是以回族，维族牵制汉人，又以汉人牵制回族、维族，之各有所惮顾而不敢轻发”（见《补过斋文牍》甲集下四十七页）的言论，就是此反动民族政策赤裸裸的写照。继杨增新之后的金树仁仍萧规曹随，又肆意增兵，增税、增款，增差。各级官吏贪污腐化，横征暴敛，致使民不遑生，怨声载道。正是杨金的独裁专制统治和倒行逆施的反动民族政策导致了新疆近二十年的动乱，把各族人民投进了民族仇杀的苦难深渊之中。

一九三〇年春天爆发了哈密农民暴动，由伊吾县一带的维族农民首先发难。不久，暴动便如火如荼地蔓延到整个东疆地区。阶级矛盾常以民族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各民族中的王公、头目等也野心勃勃，伺机收渔人之利。一九三一年初，哈密维族头面人物尧乐博斯、和加尼牙孜阿吉欲乘机窃取新疆的统治权，又顾忌自己力量不足。难操胜券。于是窜到甘肃酒泉去勾结回族青年军阀马仲英来对付金树仁的镇压。当时的马仲英正处在和马步芳争夺地盘失利，进退维谷

之际，便欣然应允进军新疆，意图谋取新的出路。马即以“新疆维族与回族同教同胞”为名，于一九三一年五月率部约七百人首次进入新疆，即投入围攻哈密县城的战斗，但因新疆省重兵集结，寡不敌众未能得逞。

开战数月，军事一直不利，马仲英也足部负伤，决定退回甘肃酒泉休整，留下马全录、马世明、马占仓等七人潜至鄯善、吐鲁番、迪化的南山和焉耆一带活动。马全录等是一伙宗教狂热分子，他们并不了解马仲英打着“解放伊斯兰教胞”的旗号与金树仁争夺新疆政权的政治动机，而是把金马之间的军事斗争与矛盾仅理解为汉回之间的矛盾或伊斯兰教与非教徒之间的矛盾。于是乘机利用民族宗教问题煽动民族仇恨，离间各民族的关系。一九三二年马全录等由托克逊窜到库米什、榆树沟、新井子串连了一批当地回族中开店的、跑运输的及无业游民、赌棍，到乌什塔拉又纠集了回、维族中的托乎提、车毛拉等人，缴了当地驻军一个连的装器，拉起了约七八十人的一支队伍，冒充三十六师独立旅的番号，虚张声势向焉耆进军。当时焉耆各级官吏贪生怕死，加之行政长官兼镇守使牛时与库尔勒驻军旅长詹世奎将帅不和，当马全录围攻焉耆时，詹军按兵不动，牛时迫于形势只得开城奉印投降，焉耆沦陷。

马全录进城之后，牛时和知县参将等人发现马全录等人不过是一伙乌合之众，懊悔至极，密派使向詹旅求援，以求挽回败局。然而事机泄露，马全录、托乎提得到密报后，即赴老城（官府所在地，也有少数百姓居住）大肆杀戮，牛时及全家、城内各级官吏及家属、少数做生意的汉族百姓都遭杀害。一时间，由少数人挑起的民族仇杀的腥风血雨笼罩了焉

耆城。

各族人民心连心，多少年来，焉耆各民族在同饮开都水，共建焉耆城的生活劳动中，早就结下了深厚的手足之情。回族群众闻知马全录等要灭汉的消息之后，虽然不敢公开反对血腥的屠杀，但更不忍让汉族同胞惨遭杀害，于是便冒着风险四方奔波，暗中给汉族人家通风报讯，并将左邻右舍掩藏在自己家中，使许多汉族人家保全了生命。在这场动乱中，回民救护汉族同胞的动人事迹比比皆是。著名的回绅马应新闻知凶信后，毫不迟疑地即令长子马仁通知前街（现在的一街）的汉族字号（商店）的家属到他家避难。应邀到马家避难的有天元成（总店在山西、此地是分店、生意规模很大）、福兴聚齐家大药铺等字号的家属、店员等，还有退休的官吏方家、大商人郭家（山西人）、刘扎楞家（满汉王驻焉办事处主任）、避难的人都掩藏在马家后院的大榨油房和阁楼上。马仁又让其表姑马维俊（元盛斋老板的孙子）救护他附近的汉族住户，掩藏在马维俊家的汉族人家计有：元生永的高家、元生昌的曹家、务本利的刘商总家、永和堂中药铺的鲁家等。马仁又叫糕点店的掌柜喇买孜家救护附近的汉族住户，天津人何兴永全家及喇家左右邻居都掩藏在喇家。居住在犁铧尖（一、二街顶端形似犁铧，名曰犁铧尖）的回族老汉姓赵，人称赵阿爷，以卖羊杂碎为生。马全录杀汉之际正值年三十晚上，赵老汉闻风即夜跑到胡海滨舅舅王春寿、王春元家说：“你们快不要过年了，赶快到我家躲一下吧，现在城外散住的一些汉族人家被杀掉了。”赵阿爷救下了胡海滨和他舅舅王家及酿酒的汉族工人大小二十余口。居住在老城南门里开烧酒作坊的庞锡秋家是当时焉耆唯一的一

家养猪户。马全录杀牛时与各官吏人家时，庞家首当其冲，庞锡秋的父母、酿酒、养猪的工人都被杀害，住在南门外的回族蔡发成（经名叫舍尔巴）进城把庞锡秋和他的兄弟姐妹抢救出来带到家中扶养，并把庞锡秋认为义子。蔡发成的小儿子蔡明福现任巴州人民政府信访处处长，直到现在，庞锡秋仍与蔡家保持着亲属关系。更令人不能忘怀的是临国寺大阿訇陕文清。在马全录扬言要杀汉人之际，陕阿訇每天在寺里大讲古兰经中无辜杀人是罪，死后必遭真主的严刑，要下火狱的教义，还讲救人一命必进天国等经训，他不但教育教民，而且每天在寺里营救流散的汉族同胞，让汉族同胞履行入教仪式（只是形式而已），给他们戴上白帽、脖项围一块写着清真言的白布，一则保护了他们的生命，二则也能让他们到街上做工谋生。回族中的一些普通小户人家在风紧无力保护躲藏的汉族同胞时，就把他们送到寺里交给阿訇保护。平时就以忠厚善良为本又有胆有识的陕阿訇便挺身而出，仗义收留。当时在临国寺里收留了有家难归的汉族儿童十五个之多，小的只有几岁，大的不过十五，食宿都在寺里，临时给他们起了经名，让他们念经，到时局平定后，这些儿童都回到了各自的家。现在在世的有刘宝仁（四十里城乡）刘建优、刘建勋等。由于陕阿訇多方救护汉族同胞，个别宗教狂热分子质问阿訇：“你这样让这些人进教，一旦他们不信教，你不是有罪了吗？”陕阿訇则理直气壮的答复他们说：“你们才不懂什么叫伊斯兰。伊斯兰就是和平，我这样做完全符合伊斯兰教义。全人类都是真主所造的，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汉族有几千年的历史，为什么要叫汉族当回族呢？”陕阿訇德高望重，全疆知名，马全录等也不敢过分

放肆。这样，陕阿訇救护了不少汉族同胞，时局安定后，被救护下的汉族老幼仍然恢复了他们自己的民族生活习俗。在以后的岁月里，与回族同胞更亲密无间，当临国寺过圣纪或回族过节时，他们都给寺里赠送牛、羊、油、钱等，陕阿訇的功德也被汉回群众交口称颂着。除此，还有居住在财神庙一带的回族群众救护了那儿居住的两湖籍汉族人家，后街（二街）的鲜福林家救护了张道龙、周继之等人家和龙王庙的一个道人及四个光棍汉，马镇江家救护了董银匠、黄稽查家。三街苏文德家救护了天源成李、陈两家人及一些店员，刘进贤阿訇（已故）救护了王满斤、刘灶保、温姓等人家，大十字口的马鸿智家救护了德聚成齐家一家，马文斌家救护了由南疆调任的邮电监察员王家五口人，王家的二儿子王德旺42年参加国民党空军，在太平洋和日本人作战，抗美援朝时参加了志愿军赴朝作战，后复转至乌市商业局任副局长（已故），四号渠马鸿武师傅家救护了王天斗全家及其他四家汉族。总之，三十年代初，马全录等一小撮民族狂热分子在焉耆挑起的民族仇杀未能得逞，大多数汉族同胞存活下来，这是焉耆城乡各界回族同胞全力救护的结果。这段民族团结的佳话近半个世纪一直传颂着，并将世世代代的传颂下去。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九三三年，马仲英第二次进疆并进军奇台，因分战利品与和加尼牙孜反目，盛世才乘机以新疆省政府副主席的官位收买了和加尼牙孜，形成了盛和联盟反马之局势。当时马仲英围攻迪化城，将驻扎在焉耆的马世民部调往南山，焉耆成了空城，于是库车的的买王子和麻木提的部队进兵焉耆，又演了一起维族杀回族的悲剧。焉耆的维族同胞不忍回族兄弟姐妹死于非命，又纷纷想方设法救

护回族。我们全家就是由住在三号渠夹道的艾提汗大姐家救下的。马天喜和皮匠胖胡赛家是由奴尔阿洪救下的。北大渠苏家湾的回民闻听凶信后，男的均弃家出外逃命，全村剩下的是老残妇孺，惊恐弥漫在整个村子里。当时村里居住的一户维族农民叫买买提夏，闻听麻木提的部队要杀“东干”（回族），决意保护村里的人，就与村里的两个维族长工不辞辛苦昼夜巡逻，使苏家湾全村未受到侵害。据闻买买提夏无儿无女，在局势平定之后，全村回民把他尊为至上的老人，一直到养老送终。这都是用鲜血凝结出的民族团结之花。

一九三四年盛马会战，盛在苏军援助下打败了马仲英。是年三月，马仲英率残部往南疆退却，盛军与苏军紧追其后。一时焉耆城愁云密布，全城人心惶惶，不可终日。这是因为盛世才在奇台战役中曾下令“见回不留，挖根断苗”，并且付诸于行动，玛乃斯一地居然残酷地屠杀回民五千多。盛军逼近焉耆时，有条件的回族人家家都纷纷准备车马，欲随马仲英部队向南疆逃亡，无条件的小户人家只好听天由命，坐以待毙。此时，汉族同胞又主动救护回族兄弟姐妹，给回民提供避难条件。我们全家就到王永茂家避难，王永茂家还保存了我家的全部财产。临固寺的陕阿訇没有跟马军逃亡，全城的汉族同胞自动组织起来，轮流在陕阿訇宅院四周值勤，才使陕宅未遭归化俄军的侵害。汉族头面人物出头与盛军部队长官一再交涉，终于消弥了一场大屠杀的灾难，保住了全城回族同胞的生命。只是部分归化的白俄军零零散散的杀戳了百多个回族人。

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田。从此，焉耆各族人

民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埋葬了多年民族仇杀的血泪史，进一步发扬各民族互敬互爱的精神，并肩携手，建设新生活。

开都河畔第一春

魏兴弟

随着时光的流逝，四十年过去了，几经沧桑，几经磨难，时过境迁。当年，我才十九岁，现在已是年过花甲、两鬓白发的老人。回想艰苦创业的历程，情意绵绵，豪气犹存。

一九四九年底，毛主席亲自签发了关于一九五〇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的文件，我进驻新疆的人民解放军，继承发扬南泥湾精神，积极响应这一伟大号召。一九五〇年二月进驻在焉耆的二军六师（现农二师前身）在开都河、孔雀河流域的万古荒原上开始了大生产运动，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春天般的希望。

当时，我在六师教导大队学习。我们的开荒地点是夏拉苏木（现博湖县驻地）。二月初，部队到达开荒营地，简单地搭起窝棚和安装好炉灶之后，就开始了紧张的备耕工作。虽是阳春二月，但开都河水刚开始解冻，气候还十分寒冷。为了抢时间、争速度，我们冒着料峭春寒，下河水运送木料和芦苇，为修建引水闸备料。冰碴刺破了同志们的手脚，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第二天照常出工。至今我还记得，我们邻队的一位战士，在一次从博斯腾湖拉运芦苇时不幸落水而死。这位年轻的战士为了人民的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长眠于开都河畔。至于这位战士叫什么名字，生平事迹，我一无所知，因为他不是我们一个大队的。作为党的好儿女，

我常常缅怀他。

备耕工作告一段落后，全体干部、战士立即投入了开荒造田的战斗。我们硬是用落后的砍土镩、锄头开出了一亩亩良田，种上了小麦、玉米、油菜等作物。由于生产工具落后，同志们手上的血泡一个摺一个，可谁也不吭一声，第二天继续持镐下地，每天开荒都在一亩以上。正如我们的老师长刘克明同志形容的那样：“笑谈手打连环泡，乐闻汗湿旧军衫。”

在这样繁重的体力劳动中，生活条件也是极其艰苦的。每日三餐都是玉米窝窝头蘸盐巴辣子水下肚。就是这样的伙食也忙坏了我们的司务长。他每天早出晚归，为大队一百多人的吃饭问题日夜操劳，来往于焉耆至夏那苏木之间，不论白天黑夜，风雨无阻。那时，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一头毛驴。驴驮给养，人只能步行了。羊肠小道，崎岖不平，单程最小也有三十华里，这位司务长就是这样默默无闻地奔忙了半年多。解放初，焉耆驻两个师，各县都派了借粮队。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可当时后勤部几乎没有存粮，只能筹一点供给一点，所以司务长只能每天赶着毛驴到师后勤部运粮了。大约是在五〇年夏收之际，我们这个队奉命到若羌，准备进军柴达木剿匪。我们是星夜赶回焉耆的。第二天师政委熊晃作了出师报告。我好象记得那位司务长和我们一同到了若羌，还当了一个时期的军人服务社主任。从我进山后就不知他的去向了。现只记得他姓尚，山东子弟兵。回想起这位老司务长的工作态度，奉献精神，真是敬佩不已。从他的身上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他不愧是为人民服务的楷模。

五〇年三月底，我们边开荒、边播种，完成了师部下达的早春作物播种计划。五月份，由于开都河水量减少，我们辛勤耕耘的麦田面临干旱的威胁，大队领导动员我们抗旱夺丰收，硬是依靠群众的力量，用脸盆泼水，保住了麦田。

新疆解放初期，由于运输困难，我们的单军装迟迟发不下来，同志们就把旧棉军衣内的棉花抽去，取而代之。我们白天劳动强度大、时间长，晚上又有蚊子、跳蚤干扰，休息不好，加之伙食差，同志们显得很憔悴，可在劳动中，谁也不甘落后，脏活、重活抢着干，从不缺勤，团结互助，为革命、为建设新中国，艰苦创业，心高志远。

为了发展新疆的工业、繁荣边疆经济，我们响应王震司令员节衣缩食建设新疆的号召，紧缩军费，全体官兵甘愿不要津贴，节省每一个铜板，筹措资金，集资办工厂。抽烟的同志买不起烟，就用骆驼刺叶代替过瘾，从无怨言，仍然情绪高昂，斗志旺盛。（后来经济状况好转了，每人又补发了四百元的津贴。）那时，人们的思想是无私的，一切为了国家，为了人民，真是“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党指向哪里，就战斗到哪里；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不顾个人安危、不计个人得失，什么样的苦、什么样的困难都能承受。只要领导一声令下，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经过一场苦战后，七月中旬，我们亲手耕耘的小麦，一片金黄，麦浪滚滚，一泻千里。我们又冒着酷暑，一镰一镰地收割、一捆一捆地肩挑背扛，黄橙橙的麦穗登场，人们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之中。没有脱粒工具就用木连枷、木棒敲打，力争颗粒归仓。不久，我们就吃上了用自己汗水换来的白面馒头，真是苦尽甜来。心头的喜悦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的。

就在这喜庆丰收的日子里，我们又接到紧急命令，星夜赶回焉耆。第二天，师政委熊晃、副政委肖友明给我们下达了向若羌进军的命令，投入了新的战斗。

转瞬间，时光已过去了四十年。在四十年以后的今天，我有幸再度踏上开荒造田的故土，旧地重游，感慨万千；昔日挥镐奋战的动人情景，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我作为当年的一名普通战士，以亲身的经历写下了这篇艰苦创业的历史。当年亲自参加屯垦戍边的老同志、老战友读后也会豪情满怀。

我衷心地希望中、青年同志读后能体会到革命前辈创业的艰难，继续发扬我党、我军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领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点，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勤俭建国的精神不能丢。

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经过共产党的领导、千百万革命先烈前赴后继、流血牺牲建立起来的，胜利果实来之不易。为了继承、捍卫先烈们的英雄业绩；为子孙后代的和平、幸福，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民族分裂，坚持改革、开放，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沿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路线、方法、政策勇往直前地走下去。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努力奋斗！

焉耆直属反帝九分会略记

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是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期的一个政治性的群众组织。盛世才上台之后，为巩固其统治，于1934年夏接受了何语竹等人的提议，经两月筹备，八月一日，新疆民众反帝联合总会在迪化正式宣告成立，其宗旨是“反对帝国主义，遵照总理之三民主义领导全疆民众确立新疆永久为中国的领土，决意与离间各族的和平而企图乘机攫为殖民地的帝国主义相抵抗”。从1935年至1937年，由于形势急剧变化，反帝总会经过两次改组。第二次改组是在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盛世才发表了“拥护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声明之后进行的。我党中央根据抗战需要，应盛的要求从延安派遣，并从率先进疆的陈云、李先念领导的新兵营中抽调了一批干部到地方工作。1938年，中共党员黄火青担任了新疆反帝会的秘书长，还有一批中共党员担任各部科的领导。第二次改组后的新疆反帝会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动员领导新疆各族人民团结抗日的指挥部。反帝总会在全疆各地区设有分会，焉耆反帝第九分会于1938年10月宣告成立。从此，便领导焉耆地区各族人民举起了团结抗战的大旗。

焉耆反帝分会按会章规定组建，设指导员一人，由专署行政长于德一担任（会章规定：行政长为分会当然指导员）设秘书干事一人，何世俊担任（会章规定：分会是秘书干事负责制）推举产生的，何调离后，由胡海滨接任，下设组织、宣传、青年等干事，由各机关的负责人任职。各族文化促进会、工商联合会、妇女协会、中苏文化协会等民众团体负

责人都参加了反帝分会。会员从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2000多。会址设在龙王庙（现秦剧团地址）后迁汉文会（现木器社地址）

焉耆反帝分会从成立之日起到四二年盛世才撕下进步伪装，投靠国民党的四年多时间内，依照总会的宗旨，特别是第二次改组修改后的章程中提出的“支援抗日前线、巩固抗日后方的任务及巩固各民族团结”的新内容积极开展各项工作与活动，分述如下：

一、高举抗日救国大旗，宣传、教育、动员民众团结抗战，救亡图存。反帝分会深入到机关学校、街道、乡村采用演讲、话剧、歌咏、活报剧……等多种形式向群众宣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滔天罪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战、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积极反共的真面目，讲解救亡图存、团结抗日、支援抗日前线的革命道理。宣传教育形式生动活泼，为广大民众所接受、抗日救国家喻户晓，老少皆知，广大民众的爱国主义思想增强了，抗日救国的激情高涨，救亡图存，不做亡国奴成了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黄河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在松花江上》……等抗日歌曲到处演唱着，歌声飞扬，振荡长空，团结抗战的气氛很浓烈。

在抗战思想深入人心、群情沸腾之时，反帝分会响应总会募集10万件寒衣支援前线抗日将士的倡议，组织了民众捐献寒衣与支前献金活动。第一次募集活动是在焉耆简师组织了一个宣传团，由于德一指导员任团长，前往焉耆专区所属八县演出募捐。历时一个半月，所得收入可购约一万套寒衣，交由总会运往前线。此后又多次募捐，民众在募捐会上同仇敌忾，慷慨捐赠。捐赠者，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数额上，